

## 纸灰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737475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49737475>.

Rating:	<a href="#">Explicit</a>
Archive Warning:	<a href="#">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</a> , <a href="#">Major Character Death</a>
Category:	<a href="#">M/M</a>
Fandom:	<a href="#">封神三部曲  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</a>
Relationship:	<a href="#">姬屋藏娇 - Relationship</a> , <a href="#">发郊</a> , <a href="#">King Wu of Zhou   Ji Fa/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</a> , <a href="#">姬发/殷郊</a>
Character:	<a href="#">King Wu of Zhou   Ji Fa</a> , <a href="#">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</a> , <a href="#">殷郊</a> , <a href="#">姬发</a>
Additional Tags:	<a href="#">Cannibalism</a> , <a href="#">Pregnancy</a> , <a href="#">生子</a> , <a href="#">食人</a> , <a href="#">Psychological Horror</a> , <a href="#">Alpha/Beta/Omega Dynamics</a>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8-30 Words: 7,963 Chapters: 1/1

## 纸灰

by [Chemicalcake](#)

### Summary

中元节，讲鬼故事。

有生子/食人元素！非常阴间！很雷！作者品味低劣乐趣恶俗，如有不适请及时退出！

###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work for [notes](#)

今日是中元节。姬诵知道，中元节是地官赦罪之日，就是说，这一天连鬼魂的罪孽也可以抹去。但是有些罪孽是永不能被赦免的，这件事姬诵要过一会才能知道。现下他忙着找疯子给自己讲故事。

皇室宫人们各自有忙，要么祭奠亡魂，要么供奉祖先。所以暂时没有人看着姬诵。有名无实的少年天子漫步到殿外。镐京的王城并不算大，他没绕多久就找到那间废弃的寝宫，独立于宫城的其他部分，门前庭院栽有一棵参天梨树，树下坐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半疯宫女，姬诵听别人都叫她疯姑。整座镐京城里姬诵最喜欢疯姑，因为只有她才会不把姬诵当成大王，或者小孩。这两个身份都让姬诵很苦恼。疯姑眼里的姬诵就只是姬诵。

疯姑年纪并不大，只是长期一副畏缩模样，头发乱蓬蓬，后背一直佝偻着。

年轻的乾元迈步进院，分化后骤然敏锐的感官让他离着很远就闻到梨叶的苦味，以及烧纸时特有的香火气味。铺地青石板上的尘土胡乱印着扫帚留下的细纹，一切都倾塌着，被火烧过，被雨浸过。破败的中央，疯姑在树下的一面圆鼎中烧着纸钱。

“疯姑，你的纸钱是烧给谁的？”姬诵在她对面的石凳坐下。

“我是要烧给神仙的。”疯姑抬头，看见姬诵陪他坐着，好像很高兴，咧开嘴，露出一个缺了门齿的笑容。

“神仙？”姬诵抿着嘴微笑起来，“神仙需要纸钱吗？”

疯姑很认真地想了想，“纸钱是祭奠死人的，神仙在这里死过，那神仙也需要纸钱吧？”

“在这座宫殿中吗？”姬诵回头望向那座破败的无名寝宫，寝宫用破损熏黑的窗格寂然回望，勾着他长年不减的好奇心。“疯姑，你说好了要给我讲这个故事的。”

疯姑挠了挠头。她记得有人喝令她，不许把这个故事告诉任何人，否则就要剪掉她的舌头。可是那一夜，那个人，十几年一直镌刻在她疯疯癫癫的脑袋里。故事是活的，长了腿，像一颗毛心脏似的要跳出嘴去。她把头发抓得更乱了，最后妥协下来，“好吧，诵公子。”

疯姑抓了一把中心镂空的纸钱，洒进火中，姬诵耐心地隔着火看她，那张歪斜的脸一时离他很遥远，像是从过去的某个时刻望过来的。疯姑问：“公子，你今年几岁啦？”

“十三岁。”姬诵告诉她。

“我第一次来到鹿台当差，也是十三岁，那时我还是个小娃娃呢。”疯姑把两个拳头放在头顶上，姬诵笑了，想象起疯姑束着双髻的样子。姬诵很聪明，很快意识到端倪：

“鹿台？你说这座寝宫叫鹿台？”姬诵皱起眉。“不对，鹿台是前朝王宫的名字。”

“没错呀，因为里面住着的，就是前朝的太子呀。”跳动的火光之后，疯姑回答他。

疯姑十三岁时还没有疯，那时别人都叫她小桃。小桃是个脸蛋红扑扑的姑娘。她进宫后的第一件差事，就是来服侍鹿台里的公子。是当时的武王亲自选了她。

她记得那一天，她穿着新浆洗过的宫衣，跪在众多女婢之间。一双云纹短靴从眼前踱过去，停下来，一把温和的嗓子说，就选她。然后她终于敢抬起头，第一次清楚地见到西岐人已然奉如神明的少年天子。姬发并不像她想象中那样高大，他只是个态度亲切的年轻人，有着细致而俊秀的五官。小桃跟着武王走过王城，来到一座独立于其他宫宇的寝殿。这座宫殿造型古朴，有一方洁净庭院，梨花团簇如雪，树下放着一把五弦琴。

“这是鹿台。”姬发告诉她，“你以后就在这当差。”

院中已有数位洒扫宫人，她们见到武王，立刻下跪行礼，小桃跟在身后，不由得一并受礼。她低着头，穿过那些面容肃穆的宫人。在寝殿门口，武王停下脚步：“鹿台中住的是谁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是……”小桃吓得差点咬了舌头，“是大王您的……王后！”

武王发笑了起来，这个笑容让他看起来只有十几岁。“别这样叫他，他不喜欢。”他和气地告诉她。

小桃点了点头，跟着他走进去。

殿内陈设简洁，青铜烛台撑着幽然一盏烛火。床榻上有人正在睡着，隔着纱幔不能看清。武王放轻了脚步走近，隔着帘幕，小桃看见武王的侧影轻柔地俯身下去。

“睡了多久？”

语气软得像是落在脸颊的一个轻柔的抚摸。帘幕深处发出一串含混的声音，对方显然没怎么醒。

“我找了新的宫女来，以后就让她伺候，只有她……你以后要小心……”

武王的身影俯得更低了。小桃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。没过多久姬发就走出床幕，看见小桃还跪在入门处，迈步走到她面前。

“那位是郊公子。”姬发整理着自己的领口说。“以后只有你能进这座殿门，听懂了吗？”

年轻天子的声音变冷了，小桃把头低低地俯下去。姬发叹了口气，让她起身，然后径自离开了。

小桃差点整个瘫到地上。她毕竟只有十三岁。她知道郊公子是谁，也知道郊公子是前商的太子，身份非比寻常。她也知道她为什么会被带来这里——上一位郊公子的侍女，在端茶时突然暴起，几乎把短匕插进公子的小腹。

那名刺杀失败的宫女被施以残忍的酷刑，那是前商流传下来的数种刑罚之一。小桃看着那具在血水中挣扎的人体，几乎惊厥，但是母亲的手死死按在肩膀上。她要小桃仔细地看，看又一个西岐人是如何因商人而死。

“可是，是武王大人下的令呀。”小桃气若游丝地说。

“这不是武王大人的本意。”母亲冷酷地说。

小桃向高台上望去，武王发皱着眉头，脸色很白。也许他确实不想这样。看来，武王也像她一样，要做许多不喜欢做的事。

“怎么还跪着？”身后突兀地响起一个声音，小桃捂住嘴巴，险些尖叫出声。她颤颤地回过身去。

身后，床幕掀开，一个白衣男子正在整理衣带。他看起来并不恐怖，没有三头六臂，也没有青面獠牙，他看起来——很好看，丰神俊朗的一张脸，只是左眼窝深凹下去，脖颈间一圈如线红痕。

“别害怕。”他看出她的恐惧，向她微笑。“我不是妖怪。你没有见过真正的妖怪吧？我见过的，还杀过。”

小桃壮起胆子，走近了，跪在地上帮他整理下袍。“是苏妲己吗？”她怯生生地问。每个西岐小孩都听过九尾狐妖的故事。

殷郊点点头。他的右手包着纱布，是夺匕首时留下的伤口。

“帮我把头发簪上吧。”殷郊吩咐她。把一支木簪交给她。坐下时，殷郊下意识扶着已经隆起的腹部。

作为一个坤泽，殷郊的身材未免过于高大了些。小桃在挽着那束乌黑长发时漫无边际地想。白梨的清甜香气从坤泽的后颈淡然弥漫。眼前这位坤泽已有五个月身孕，文公卜算，此子乃是男胎。也就是说，五个月后，前商的太子将会诞下周朝的王嗣——唯一的王嗣。

小桃插好那支簪，她不会梳精巧的发型，只是简单挽个髻，大半头发还披散着，但殷郊已经很满意。他向门外望去，一眼看到树下那盏琴，右眼瞬时亮起来。

“连这个都记得，难为他了。”殷郊绕着琴转了一圈，颇为感伤地低语着。

回头对上小桃不解的眼神，殷郊笑着解释：“他叫这里鹿台，其实这座宫殿只有从前鹿台的十分之一大。这么说只是哄我开心。整座庭院都是照着我母亲寝宫中建的，现在添上这把琴，就和从前一模一样了。”

殷郊在琴前坐下，伸手柔和地在弦面按了按。他不顾手上的伤，坚持要小桃陪他弹一会琴。小桃坐在石凳上，呆呆地看眼前梨花纷落，白衣男子垂目抚琴，她捧着脸，觉得一切都和她想象的不同。

姬诵坐在小桃当年坐的位置上，听得入迷，也捧着脸。

“公子郊……”他喃喃自语，“我以为他死在十绝阵中，开榜时被一并封神。”

疯姑茫然地看着他。疯子不知道历史是可以修改的。姬诵估算一遍自己的年纪，回过神来，让小桃继续说下去。

梨花怒放，然后落了，几乎落尽了，风一过就是一场小型骤雪。在梨花落尽前的夜晚，武王来到鹿台。

四下红烛暖照，软融光影间，武王去了华服琉冕，看起来仍是那个王家侍卫姬发。他从背后拥着殷郊，嘴唇贴着他脖颈，一双手逐渐往下溯，覆在殷郊搭在腹部的手背。

“还有几个月？”姬发问，“快到了吧？”

“三四个月吧。”殷郊漫不经心地回答。

“希望如此。别像你那位小师兄就好，听说，他妈怀他怀了三年。你身有神异，不会也怀胎三年吧？”姬发笑道。

“什么？！”殷郊大惊，拍床而起，被姬发赶紧按回去。

“我逗你的。要是那样，我都要被逼疯了。”武王揽着他，眷恋地把鼻端埋进爱人肩颈处，嗅闻那熟悉的白梨甜香，嗅着嗅着，似乎哪里不对，“怎么有一股奶味？”

殷郊的脸顿时红透，试图把尊贵的周天子从自己身上掀下去。姬发不依不饶，两个人像从前在质子营中摔跤似的胡闹了一会，最后还是天子获胜，把前朝太子牢牢压在身下。

“不许害羞！”姬发喝令，“衣服掀开给我看看！”

殷郊气得笑了，恨不得给这张俊脸一拳。“姬发！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霸道。”

姬发露出受伤的表情，撇着眉毛看他，殷郊登时束手无策，只能解开衣带，露出微微润湿的，在孕中悄然扩大的乳晕。

“最近会有点——喂，别舔！”

麦香与梨甜纠缠着充斥寝殿。半夜温存之后，两人衣衫不整，头碰头躺在床榻上。姬发凝视着帐顶空茫的黑暗，逐渐对周身泡沫般起伏留存的安乐感到难以置信，直至恐慌。

“殷郊？”

殷郊低低地应了一声，他昏昏欲睡。腹中的胎儿汲取了他太多精力。

恐慌凝结成疼痛的实质，冰冷地搅着姬发的腹腔。他难以自持，忍不住再吻殷郊一遍，吻他失落的左眼，颈间疤痕，吻他胸口、指节，所有曾破损又痊愈的伤口。它们都愈合了，所以殷郊还活着，好端端地躺在他身边。

他记得自己将殷郊接回西岐那天，他在昆仑山下长跪，细雪润湿了他膝下的泥土，把寒冷渗进他的骨头。他耐心地等待，咬着受冷颤抖的牙齿。姜子牙来过一次，劝他人皇不必行此大礼，他只是摇了摇头。千年来多少人求上昆仑，只有他，一意孤行把昆仑仙人带回人间。殷郊——殷郊怎么能成仙呢？蓬莱仙境去地万里，姬发从未亲眼见过，所以他始终怀疑。那里冷吗？殷郊会孤独吗？殷郊是不能没有他的。只要他不在身边，殷郊就会损伤自己。他找人打架，提剑复仇，他一头撞进命运的罗网。姬发看着他死过两次而不是一次，姬发如何能不疯呢。

天际祥瑞兆开，杨戩与殷郊翩然而下，衣不染尘。杨戩告诉他——尘缘未果。殷郊腹中已有胎儿。此胎保得殷郊在十绝阵中不死，但也耗尽殷郊所有修为。只有天下共主开榜，殷郊才能重登神位。但殷郊不在乎那些。他从山顶折了一支玉梅带给姬发。

扶殷郊上马后，武王欲走，被二郎真君扣住手腕。

“人间凶险，你不该留他。”湛然仙人蹙着眉道。“前事已尽，天命如此。”

年轻的人皇不信天命。他纵马东行，爱人握一支玉梅坐在他背后。殷郊自上昆仑后便一直穿青白道袍，拥着他腰间甲冑，像一朵云落在鞍上。向东，山渐绿，草渐青，好像驰骋间年轮倒转，可以一直奔到无忧虑的少年时去。

殷郊迷蒙得睁不开眼睛，直到有滚热泪滴落在他手指上。他眨眨眼，支起身，把手放在武王沉默起伏着的脊背。

“别怕，姬发，过去的一切都结束了。我还在，我还在。”他用脸颊贴着姬发的肩膀，一时间感到巨大的哀伤。那是无数死亡，无数失去与找寻席卷而成的黑色哀伤，在所失去的一切面前他们感到无比的软弱，微缩成桃核中的两只虫，世事沉浮，除了抱紧彼此再无他法。他们就这样一直拥抱着，直到夜晚步履沉重地褪去，黎明破开天幕。姬发把脸深深埋进手心，然后重新抬起，天光重新把他煅成锐利明晰的周天子。

“东南夷族又有叛乱。”穿外衫时姬发告诉殷郊，怀孕的坤泽半倚在床上看着他。“我要亲自出征。这次会将南部彻底荡平。”姬发呼出一口气，整理好衣领袖口。

“我要和你一起去。”殷郊放在身侧的手紧握成拳。

“太危险了。”姬发亲一亲他，眷恋地把手放在他腹部，语气倒很坚定。“我很快就回来。回来以后，我们一起给它起名字。”

它。小小的，宝字盖的它。一只未成型的虫，一团血肉，在他腹内生出小手小脚，与他们相像的五官。它会来到世间，睁开清明的眼睛。一切都是为了它。

有它的那夜，殷郊神志并不清明。他被申公豹施了某种邪毒的术法，对过往种种浑无记忆，行动如兽。彼时他修为尚在，玄铁镣铐也难锁住他。那时殷郊诸事不想，只觉得颈侧一块浅淡疤痕时时疼痛，好像一团阴燃火焰不分昼夜地燃烧。某夜他潜出朝歌去寻找这疼痛的源头。他身随念至，一路来到牧野，火光连营，他看着那军帐，心中却生出胆怯。转身欲走时，有人追上来。

那时殷郊只记得来人有一双黑白分明的眼，那双眼迎上来，明明是悲痛神色，却在他身上剐出血洞。远离人烟处他们像两只猛兽缠斗，殷郊捏诀便能生出法相，但对方死死握着他手腕。

“你好好看看我是谁！”那人俯在他身上吼着，眼泪烫过铁水。殷郊猛起，把那人撞得鼻血横流，转身欲跑，又被握着脚腕拽倒。凛冽齿痕嵌进侧颈，那团火反而熄灭，温顺如猫。本能迫着他回头去咬那人的嘴唇。他们幕天席地地结合，冲撞间还要警惕地互相瞪视。宫腔被破开那刻殷郊痛得喊起来，下意识伸手掐住对方的脖颈。乾元窒息后失去意识，那结也慢慢滑出来。殷郊松开手，有些慌乱地往身下摸，他被填满了，可是莫名地，他很喜欢。

武王在晨曦铺满庭院前就动身了。他走时，小桃正站在树下，抱着扫帚望树发呆。树枝间停了四五只雀鸟，尖喙啄理着小巧翅羽。

“我从来没在别的宫苑见过这么多鸟。”小桃天真地感叹着。

公子郊向她讲过，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，商人视鸟为吉兆。传说简狄吞下鸟蛋，于是生下商祖，更有传说，简狄诞下的正是一枚巨卵。商人的故事总是神秘又恐怖。

武王在她身后咳了一声，小桃惊得跳起来，回身行礼。武王又向她嘱咐一遍，注意公子饮食作息之类，然后他眉头紧锁着离开了。除了在公子面前，武王总是满腹心事的。

殷郊独自睡在榻上。在出行受限又身体不便的时候，他也没什么好消磨时间。他做了一个漫长而洁白的梦。梦里有漫天大雪，朝歌不常下那么大的雪。那时姬发才八岁，初到京都，瘦弱矮小，拉不动殷都的硬弓，偏偏梗着一口气，大雪间也照样上靶场。殷郊从背后接近他，两只手从毛袖筒里抽出来，猛捉住姬发两只耳朵，耳廓通红的，握在手掌间像软石头。

“靶子都看不清，还练什么。小心一会把耳朵冻掉。”殷郊笑嘻嘻地说。

姬发收好弓，和他一步一坑地走向营房。扑掉满头满身的雪花，转眼看见世子正背对着他拨动炭火，使坏把两只冷手插到殷郊后领，殷郊怪叫一声，跳起来和他打架。世子肩上围着银狐毛皮，整个人毛茸茸的，和他在地上翻来滚去顶头摔跤，像只小豹子，小狗熊，反正就是不怎么像人。玩累了，殷郊一头扎进吊床，姬发跟着他躺进来，摇篮似的吊床里两个小男孩头碰着头，天真亲昵。姬发突然说：“殷郊，我有时候觉得，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也挺好。”

殷郊想了想那光景，有些惴惴：“唔，可是，那母亲怎么办？还有，主帅呢？”

姬发想了想，“也对，那就加上你的爸爸妈妈，还有我的父兄好了。”

冀州雪崩，地动山摇间天地被洗过一次，浩然纯白间他找到了姬发。那时他们都不知道有一天他们会真的只有彼此。殷郊醒来时脸上已经湿了，他抹了一把，是泪。他怔怔地想：姬发，你还喜欢你的愿望吗？

小桃见公子醒了，忙迎上去伺候，帮公子着衣漱沐。期间她总是愁眉苦脸的，公子问她怎么了，她哭丧着脸说，庭院中的鸟全被捕光了，说是秋收近了，要预防雀鸟啄谷。公子默然片刻，勉强撑出笑脸，安慰她没关系，鸟会飞得很远，它们是捕杀不尽的。

小桃脸有些热，跑去挑亮烛火。宫中昏暗，不分昼夜燃着蜡烛，都是从宫外送来的。小桃点火的手发抖。殷郊没看到。他坐在矮几前，支着头，看窗外梨树发呆。

他刚分化成坤泽时，姜王后就握着他的手，叮嘱他许多。他听得脸红，没怎么用心。他那时以为自己会一辈子只是一个战士。他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有一天低头时会看不见自己的脚尖。但是现在他坐在这，骨盆疼痛，胸部柔软，每天不是出汗，就是想哭。他日复一日地想念他母亲。

最难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。他每天呕吐的时候是另一个宫女前后伺候，任劳任怨，结果某日在他用皂角洗完头发时，踩着满地的水扑过来，袖中匕首闪着寒光。姬发非常生气，他劝不了，腹中的它让他变得软弱，让姬发变得冷酷起来了。

小桃勤勤恳恳地擦洗地板。殷郊在她身后突兀地开口，“你听过纣王的故事吧？”

小桃缩着脖子点头。

“他是我父亲。”殷郊毫无必要地补充。

“他害死了我母亲，我恨他。在摘星阁上，我亲手杀了他，我不后悔，但也不快活。”

殷郊望着庭中梨树。“西岐会下雪吗？”

小桃热情地点了点头，告诉他，西岐的雪总是很大的。

“那很好。”殷郊微笑起来。“我从小就喜欢雪。在我很小的时候，可能只有三岁吧。他——他去我母亲的寝宫看我，我那时还不怎么会讲话，很兴奋地给他形容，前一天的雪是多么大。他笑了，指着外面晴朗天色说，为父让雪再下一次。”

“真的可以吗？”小桃微微张开嘴。

“他说的话我都会相信。他让我坐在他的脖颈上，走到院中，树下，让我伸手拉一把那树枝。然后——雪就为我又下了一次。”

殷郊的声音哑了。他呆了呆，低下头，耐心抚着身下鼓凸的肚腹。“没关系，”他像是在安慰自己。“等你出生了，每天都会是这样的日子。爸爸妈妈会一直陪着你的。”

小桃像听了恐怖故事，手一抖，把烛台打翻了。殷郊回过头来看着她。“你抖什么？”这句话下意识就从嘴边溜出来，殷郊走上前，心里一团嘈杂像鳄皮战鼓，愈发激切地响着。他捏住女孩细瘦的手腕，轻而易举地把人拎起来。女孩惊惧的双眼让他彻骨生寒。那是漫长的战乱与仇恨才能锻造的，一个族群对另一个族群的，最彻底的恐惧。十三岁的女孩挣扎着，涕泗横流，说对不起公子真的对不起——

“对不起什么？”殷郊的手握得越来越紧，直到他自己也发抖。他余光看见那打翻的烛台，烛芯拥着蜡油，还幽幽燃烧着，那烛台是青铜质地，青铜，镌刻着——殷商特有的——饕餮花纹。

“武王二年，责杀内外宫人数十，原因是意图谋逆王统。”姬诵询问地看向疯姑。

疯姑不再笑了，她的脸绷得很紧，反而显得年轻。她像是在自言自语。“是我妈妈做了那些蜡烛。妈妈也死了。”

小桃笃定自己会死。她趴在地上，口鼻冒血，只会尖叫着喊妈妈。所有的烛台都倾倒在地，蜡油汇成淡色芬芳的污秽溪流。宫殿南隅着了火，木料噼啪作响。

殷郊站在狼藉之间，头晕目眩。妈妈，妈妈在哪呢？离开母体后孩子就永远地遗失了母亲。四面是火，红白火烛织成罗网，把他困在精美的笼，一只折翅的玄鸟。他知道西岐人都恨他，恨他惑主，恨他媚上，他是英明若神的人皇唯一白璧有瑕。他杀了殷寿，但那又如何？殷寿的血不是还流在他的身体里吗？一阵剧痛闪电般掠过他的腹腔。然后热流哗然在腿间漫开。他惊恐地叫起来，匍然跪倒在地。它——安静，从来一动不动的，沉睡的它，它惊恐万状，慌不择路，竟要来这苦痛人间。

殷郊撕开自己的衣摆，肚腹鼓胀，血管狰狞，如同诡谲花纹攀在肌肤上。羊水混着血丝在腿间汇成一滩。他痛得喊不出声，叫喊哽在喉咙，如凄厉鬼哭。宫腔挛缩的间隙，他用劈裂的嗓子喊小桃，要她拿来热水，还有一把刀。

小桃浑身打摆子，冲进院内，还没到天黑的时候，可是庭院已经阴沉下来，她抬起头，看见无数雀鸟，通体漆黑的乌鹊，密布盘旋，有如阴云。所有人都跑了。陷阱已经设下，唯一能阻挡这场谋杀的武王远在千里之外。小桃号哭着，一时不知道自己在为谁哭。

殷郊痛得在地上打滚，额头在砖地上撞出血痕。腿间曾令他欢悦的秘地现在仿佛被钝剑豁开。他用发抖的手往下摸，血肉模糊间，产道开口不足三指。他崩溃大喊，喊姬发，喊母亲，甚至喊父亲。剧痛的晕眩间他浑身发冷，愤怒和绝望绞索般套在颈上。他想离开西岐，可是他能去哪？他已经没有父母，他没有家了。一整个王朝在他眼前覆灭，殷都火海一片，画梁雕栋的摘星阁轰然倾塌。殷寿在火的另一边高傲地俯视他。他听见父亲说，孽子，我是不会死的。你以为你在干什么？他太傻了，他以为他击败了父，其实父压垮了他，树不能断绝自己的根系，人无法逃脱父辈的命运。疼痛如一支金箭破云而来，他恍然又身处十绝阵中，迢迢外一双含泪的，黑白分明的眼看着他。杀了我吧，姬发。他哀嚎着，杀了我吧，原来我早该死了，我在十绝阵中就该死了，我在刑台上就该死——人死是不能复生的，姬发！

颈间刺痛骤然炸开，周武王耳边一声凄鸣，险些从马上摔下来。谋臣抬起头，惊恐地发现武王脸色苍白，鼻尖兀自流血。“出事了。”姬发声音颤抖，勒转马缰，只身纵马而去。

雪龙驹像一道电光般从平原上劈过，昆仑玉梅的香气还留在马鞍上。姬发的后颈跳痛着，耳边嗡鸣不绝。大地震颤，仿佛有众神在旷野行走，那是青铜色的无形巨人，他们冷酷而暴戾，只接受血的祭奠。此刻他们也颤抖着，等待王朝的最后一场人祭。

它从他的体内滑出来。静默，冰冷。它不需要哭，因为庞大蛮荒的众神已经替它哭过。一道闪电照亮，它的手脚足趾黏连在一起，裹在青紫的胎膜里。它看起来像一只鸟。

周武王姬发跌跌撞撞走进院内，暴雨磅礴，鹿台静默而黑暗，倾塌的半边宫宇浓烟升起。有人在哭，不是婴儿啼哭，是女人无意识的啜泣。姬发拖着自己推开殿门，一张苍白的脸跪在门边，吓得他几乎摔倒。那是小桃，一张脸已经浑如木雕。他越过小桃往里走。血腥味越发重，好像走进巨兽的腹腔。地上开始有水，看不清，鼻尖都是羊水膻气和铁锈般的血腥。他终于看见殷郊，一袭白衣跪在大殿中央，披散的发端浸在血水里。姬发脊背升起一阵恐怖，人看见野兽或鬼魂时的本能反应。

“殷郊？”他试探地唤他。



殷郊回过头来，一张脸，只能看见双眼间两星鬼火般寒光。双眼。姬发呆怔地想。为什么？殷郊下半张脸上为什么满是血浆和肉块？地上是什么东西的骨头？

姬发觉得自己在梦游。“殷郊，孩子呢？”

殷郊侧着头，嫣然一笑，血滴汇在下唇上。

“孩子在我肚子里呀。”

姬发往后退，本能地。他摔倒，满地湿滑，到处都是血，只有殷郊的衣服是白的。白得像世界在他身上坍下去一块。武王的手撑在身侧，不小心按在一块冰凉湿滑的东西上，他转头看，是一块遍布血管的肉块，还连着一截紫红脐带，是胎盘。他看见脐带上的齿痕，转过头，吐了。

吐完了，他胡乱抹着自己的脸，殷郊向他爬过来，一头鬼魅的野兽，绝不是人。殷郊说，姬发，你为什么哭？我们的孩子现在很幸福。他被保护得很好。永永远远。你不开心吗？

那张脸凑近了，天真的，英俊的，艳丽的，疯狂的痴傻的狰狞的扭曲的一张脸。他的眼睛，颈间疤痕都痊愈如新，那是众神的慷慨赐予，王朝余息在他身上合为一体。姬发震惊地看着他的嘴唇，他曾吻过的嘴唇。滴落鲜血的嘴唇。

殷郊握着他的手，跪直了身体。漫天鸦雀鹰隼席卷下来，绕着鹿台狂飞啼鸣。门窗被撞出沉闷的响声。木料喀啦啦断裂，雕花窗格被撞开，黑风席卷，狂乱的纷纷翅影。殷商的王子是黑色风暴的中心。姬发的脸颊被羽尖划出细密的血痕，他不眨眼，只是看着殷郊，眼泪滴在两个人互相紧握的手上。

“姬发。”殷郊看了看屋外的梨树，转过头来看姬发最后一眼，露出少年的微笑。“朝歌下雪了。”

鸟雀如云，猛落下来，殷郊的脸消失在禽鸟羽翅间。众鸟如潮水涌出窗框，一阵啞哑嘶鸣，遁入天际。大殿中，除了姬发与小桃，再无任何活物痕迹。

武王三年，开榜封神。二十八宿群星列位，从此海晏河清，天下井然。太岁星官乃是那前商太子殷郊。怒有雷霆之威，用罚为害，动静殊致，非天从岁月神意之道也。武王积劳成疾，惊虑过度，终日不能寝。直至身死魂消。

故事讲完了。中元夜也快结束了。有内官遍寻天子不见，终于在宫闱禁地找到，几乎背过气去。只见姬诵还沉浸在故事里。他问疯姑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

内官把小天子一把抱起来。

“大王，别听疯子胡说，净会编故事吓人。”

那内官嫌恶地瞪了疯姑一眼。疯姑傻傻的，仰着头，对姬诵露出一个缺牙露齿的笑。转身时内官的衣摆挂翻了那鼎炉，烧了一夜的纸灰洒出来。姬诵挣着回头，看见一阵热风席卷，纸灰铺满庭院，纷纷升起，灰白色的余烬，向上飘去，没入阴沉天幕，如同一场天

地倒悬的大雪。

## End Notes

一句话概括剧情：太岁神食子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